

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

李勇先 王會豪 周 斌等 點校

乙編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一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王會豪 周 斌等 點校

乙編

珍稀地方志叢刊

一

特邀编辑:邹 艳
责任编辑:庄 剑
责任校对:何 静 高庆梅
封面设计:罗 光
责任印制:李 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. 乙编 / 李勇先等校点、整理.
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-7-5614-4299-9

I. 宋… II. 李… III. ①中国—地方志—宋代—丛刊
②中国—地方志—元代—丛刊 IV. K29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8366 号

书名 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·乙编

校点整理 李勇先 王会豪 周 斌 等
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 ISBN 978-7-5614-4299-9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 mm×202 mm
总 印 张 116.25
字 数 181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50.00 元(套)(全六册)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◆网址: www.scupress.com.cn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序言

地方志是一方之志書，它以記載特定地域之事爲主，故稱爲地方志。編修方志是我國民族文化中的一項優良傳統，是祖先留給我們後代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。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曾經說過：「我們的祖宗給我們留下來八千多部方志，這是我國一個很偉大的、特有的寶庫，這中間有大量的、可貴的史料。」由於方志具有存史、教化、資治等功用，故在古代，官員赴任，每到一地都要查閱當地的方志，從中了解這一地方的風土民情、前任官吏政績、往哲遺賢、名勝古蹟等等。關於我國方志產生的歷史和發展規律，中國著名方志理論學家浙江大學倉修良先生嘗有過精辟的論述。他認爲我國方志發展經歷了地記、圖經和定型方志等三個發展階段，而每一階段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。

我國方志起源於兩漢時期的地記。在司馬遷紀傳體史書《史記》的影響下，出

現了許多地方性的人物傳記。東漢、三國以後，人物傳記類著作已非常多，諸如《高士傳》、《逸士傳》、《會稽先賢傳》、《汝南先賢傳》等等，這就為方志的產生創造了條件。這些地方性的人物傳記與記述一方風土的著作相結合，便產生了最早的方志——地記。地記是方志發展過程中的早期形式，「郡國之書由是而作」。到魏晉南北朝時期，門閥制度盛行，世家大族為了標榜自己的門望，維護自身的特權和利益，地記就成了他們最好的表達形式。這是中國方志發展的第一個階段。

到隋唐時期，方志發展進入了第二個階段——圖經的發展與繁榮。在這一時期，為了鞏固大一統局面，加強中央集權，中央政府必須了解各州縣地理分佈、土地所宜、人口戶數、風物土產、山川形勢、民情風俗等等，故要求各地繪製地圖，編撰圖經，上呈中央政府，於是圖經取代地記成為這一時期主要的方志著作。圖經在東漢時雖已出現，但并未得到進一步發展。隋朝統一中國以後，政府組織力量編纂了全國性的地理總志《圖經集記》，可惜未能流傳下來。現存最早的圖經是唐代所修敦煌殘卷本《沙州都督府圖經》。這類圖經往往在卷首繪製有各種地圖，諸如疆域

圖、城邑圖、物產分佈圖、山川河流圖等等，並附有說明性文字，故稱爲圖經。

宋元時期是我國方志發展的轉折點，方志發展進入了第三個階段——定型成熟階段。在這一時期，地方志不僅以著作門類多、數量大引人注目，而且在方志學理論和志書編纂體例等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，爲明清時期方志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。

在宋代，各地出現了編修地方志的高潮。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漢唐時期，所編地方志總數不足四百種，其中隋唐方志約一百種。而宋代三百餘年內，就編有方志七百六十餘種，足見方志數量增加很快。北宋開國之初，宋太祖就三番五次下令搜集、編纂圖經。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，又一次大規模地發動全國編修圖經。隨着圖經內容的不斷充實和體例的不斷完善，原有圖經的編纂形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時代發展的需要，到南宋以後，稱圖經的志書就越來越少了。據倉修良先生統計，成於宋代的圖經和方志，凡有名可考者，北宋稱圖經者九十六種，稱志者二十四種，其他五十二種。南宋稱圖經者三十一種，稱志者二百四十八種，其他二十五種。南、北

宋無法確定者四十三種。可見北宋稱圖經者數量大，南宋則大為減少，這說明在名稱上漸趨統一，它是宋代方志趨向定型的標志。這一時期無論從修志的普遍性還是成書的數量上來看，都是史無前例的，內容日益充實，體例不斷完善，名稱日趨統一。尤其是大批有影響的學者親自參加志書的編修工作，如宋敏求、朱長文、范成大、李燾、熊克、薛季宣、陳傅良、周必大、陳振孫等等。他們所編志書，不僅學術價值很高，體例也很完備，並為後人留下了一批有名的、各具特色的志書。如梁克家《淳熙三山志》多掌故，楊潛《紹熙雲間志》繁簡得中，施宿《嘉泰會稽志》條理井然，周應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分圖、表、志、傳、考，為地方志的典型。此外，宋敏求《長安志》重視地理內容的記載，繼承了兩漢時期述地一派的傳統，高似孫《剡錄》首創大事記體例和地方文獻書目，常棠《海鹽澉水志》開創了為村鎮作志的先河；乾道、淳祐、咸淳年間三次所修《臨安志》是首都志，並兼有郡書性質，體茂事備，可稱名志，特別是《咸淳臨安志》已成為研究南宋歷史和杭州歷史的必讀史書。可以說，宋代方志的發展，在整個方志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，

起到了承前啓後、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。

元代建立不久，即着手編修《大元大一統志》，進而促進了各地方志的編纂。儘管元朝僅有八十餘年的歷史，但仍舊編纂了許多方志，據倉修良先生統計，知其名者尚有一百七十餘種。元代所修地方志，體例沿襲宋代，其中以《類編長安志》、《至順鎮江志》、《至正金陵新志》等頗具特色。

明、清以後，直到民國時期，中國地方志的編纂更是方興未艾，編纂的數量和種類也急劇增加。據朱士嘉《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》統計，全國保存的各種方志有八千多種。其實遠不止於此數，據有關專家估計，目前國內外保存的中國舊方志估計有一萬五千種左右。這是一個龐大的數目，它爲我們研究歷史時期全國各地歷史、地理、山川、城邑、關塞、祠廟、古蹟、物產、資源、風土、民情、語言、自然災害等等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。

目前存世的地方志主是明代以後所編修的，而宋元時期所修的近千種地方志留傳到現在的僅存四十餘種。有鑒於現存宋元方志的珍稀和重要的學術價值，四川

大學出版社規劃并出版《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》（整理校點本）。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精心組織科研隊伍，集中力量加以校點整理，用實際行動為學術界奉獻出了一份文化精品，以此來促進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蓬勃發展。是為序。

李勇先

二〇〇九年三月書於四川大學竹林村寓所

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

四川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學術叢書

吳郡圖經續記

(宋)朱長文纂修
李勇先校點

前言

《吳郡圖經續記》三卷，宋朱長文撰。長文，字伯原，蘇州人，號樂圃先生。嘉祐四年乙科登第，墮馬傷足，隱居不仕逾三十年，安貧樂道，閉門著書。以蘇軾薦，充本州教授，召爲太常博士，遷秘書省正字、樞密院編修。是書乃續大中祥符中圖經而作，稱「圖經續記」，故所記多祥符以後事。書成於北宋神宗元豐七年。

方志之學，先儒所重。故朱贛《風俗》之條，顧野王《輿地》之記，賈耽《十道》之錄，稱於前史。吳爲古郡，其圖志相傳固久。自大中祥符中詔官修圖經，每州命官編輯而呈上，其詳略蓋繫乎其人，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，據所錄而刪撮之。大中祥符以後七十餘年，其間近事未有紀述。元豐初，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。晏公乃故相國晏殊之子，好古博學，世濟其美，遂委修志之事於郡人朱長文。長文少以文學第進士，退居吳郡，博覽載籍，多所見聞。於是參考群書，探摭舊聞，作

《圖經續記》三卷，以補闕遺。四庫館臣稱州郡志書，五代以前罕聞。北宋以來，未有古於《長安志》及是記者。宋時官撰圖經久佚不傳，三吳文獻莫古於是編，故《四庫總目》有「幸而僅存」之歎。

該書共三卷，凡分二十八門，徵引賅博，敘述簡潔。上卷分封域、城邑、戶口、坊市、物產、風俗、門名、學校、州宅、南園、倉務、海道、亭館、牧守、人物十五門，中卷分橋梁、祠廟、宮觀、寺院、山水六門，下卷分治水、往迹、園第、冢墓、碑碣、事志、雜錄七門。卷首有長文自序一篇，末有後序四篇：一爲元祐元年常安民作，一爲元祐七年林慮作，一爲元符二年祝安上作，一爲紹興四年孫祐作。凡圖經已備者不錄，素所未知則闕如。其古今文章，則別爲《吳門總集》。書中亦屢言其文見《總集》，然今已不傳，而是記蓋亦幸而僅存者。常安民嘗評《續記》「觀其論戶口，則繼之以教；陳風俗，則終之以節。至於辨幼玉之怨，正語兒之妄，紀譚生之譏，其論議深切著明，皆要之禮義，與夫牧守之賢，人物之美，事爲之善，凡前言往行有足稱者，莫不褒嘉歎異，重復演說，信乎所謂君子於言無苟者」。林慮亦評是書「千數百載之廢興，千數百里之風土，燦然如指諸掌」，「所包括者古今圖

籍不可勝數，雖浮圖方士之書，小說俚諺之言，可以證古而傳久者，亦畢取而並錄」。是書摭辭博瞻，措意深遠，如：「舉昔時牧守之賢，冀來者之相承也；道前世人物之盛，冀後生之自力也。溝瀆條浚水之方，倉庾記裕民之術。論風俗之習尚，夸戶口之蕃息，遂及於教化禮樂之大務，於是見先生之志素在於天下也，豈可徒以方域輿地之書視之哉？」清人亦評此書「徵引博而敘述簡，文章爾雅，猶有古人之風」，其推重如是。

《續記》在北宋時已嘗鏤版。據祝安上序可知，秘書省正字、樞密院編修朱公伯原嘗爲前太守晏公作《吳郡圖經續記》三卷，既成而晏公罷去，遂藏於家。其後，太守章公雖求其本以置郡府，而見之者尚鮮也。元符改元，安上以不才濫綰絀符，到郡之後，周覽城邑，顧瞻山川，竊欲究古興替盛衰之迹，而《舊經》事簡文繁，考證多闕，方欲博訪舊聞，稍加增綴，而得此書於公之子耜，讀之終卷，惜其可傳而未傳也。於是不敢自秘，偶以承乏郡事，俾鏤版於公庫，以示久遠。自元符二年八月權州祝君鏤版之後，旋遭兵燹。至紹興四年，漣水孫佑被命假守是邦，適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自青龍泛舟，攜此書相訪，因授學官孫衛補葺校勘，復爲刊行以傳。

可知在南宋紹興四年又復刻是書，即紹興蘇州官刻本，今中國臺灣省有皮藏，南京圖書館有膠卷複製品。至明嘉靖二十七年嘗刻之，其本藏上海圖書館。至明萬曆初，錢氏懸磬室嘗用宋紹興本翻雕，而行款不同，且訛舛誠復不少，遠不如宋刻之可寶，且摹印亦稀，流傳絕少。據黃氏後跋可知，《續記》自宋以來刊至再三，而流傳於世者，即鈔本亦非易有。迄至清代，宋刻猶存。黃丕烈嘗於任蔣橋顧氏之裔孫處得舊鈔本，見其上有跋云：「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既望，於崑山徐氏購得葉文莊所藏宋刻本，校勘一過。」始知顧氏所蓄宋刻地志之書，除范成大《吳郡志》而外，又有朱長文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，楮墨精良，實勝范志。朱彝尊嘗跋《咸淳臨安志》，歷數南北宋之地志，不及是記，可知竹汀先生亦未見此書，為希觀之本。至清乾隆二十四年，朱鑰明教堂嘗刻之，黃丕烈校並跋。清嘉慶十年，張氏照曠閣刻有學津討原本。咸豐初年，仁和胡鋌將張本與宋刻相校，發現張本竄改特多，如：寺院門第六條「十六羅漢」改為「十八」，不知二尊此乃後代增入，宋時未有是數。山門第三條「橫山在吳縣西南」下句引《十道志》以讚之，改為「在吳縣西南十里」，不知《十道四番志》乃古書之名。園第門第十一條「范文正公少長於北，及還吳」云云，此所謂

「北」者，即應天府也，改爲「少長於此」，不特未明范公出處，且與下句不相屬。凡此皆未審攷，趁臆改之。全帙謬誤甚多，不能備指。此外，尚有得月樓刻本，亦非完帙。惟此確係宋槧，靈光巋然。清咸豐、光緒年間，先後有木活字排印《琳琅秘室叢書·第二集》本。清同治十二年，江蘇書局有刻本。民國二年，重印《榕園叢書乙集》本。民國十三年，有烏程蔣氏景宋刻本。民國二十六年，有鉛印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。此外，該書尚有多種鈔本，如清乾隆五十一年黃氏醉經樓傳鈔宋本、清同治六年劉履芬過錄綠竹堂鈔本、清同治間番禺李氏鈔本、清袁氏貞節堂鈔本、清顧肯堂鈔本、清錢氏述古堂鈔本等等。今據蔣氏刻本爲底本，校以四庫全書本、學津討原本、琳琅密室叢書本，並參校其他相關文獻，加以校點整理。

李勇先

二〇〇九年三月書於川大竹林村

序

吳郡圖經續記序

方志之學，先儒所重。故朱贛《風俗》之條，顧野王《輿地》之記，賈耽十道之錄，稱於前史。蓋聖賢不出戶牖知天下，矧居是邦而可憯於古今哉？按《唐六典》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，凡地圖，命郡府三年一造，與版籍偕上省。聖朝因之，有閏年之制。蓋城邑有遷改，政事有損益，戶口有登降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吳爲古郡，其圖志相傳固久。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，每州命官編輯而上，其詳略蓋繫乎其人。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，據所錄而刪撮之也。^(一)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，其文不得不簡，故陳迹異聞，難於具載。^(二)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，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。^(三)元豐初，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，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，好古博學，世濟其美。嘗顧敝廬語長文曰：「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，今欲綴緝。而吾

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爲之也。」長文自念屏迹陋巷，未嘗出庭戶，於訪求爲艱〔四〕。而練君道晏公意，屢見趣勉〔五〕。於是參考載籍，探摭舊聞，作《圖經續記》三卷。凡圖經已備者不錄，素所未知則闕如也。會晏公罷郡，乃藏於家。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，以政最，被命再任。比因臨長文所居，謂曰：「聞子嘗爲《圖經續記》矣，余願觀焉。」於是稍加潤飾，繕寫以獻，實諸郡府，用備諮閱，固可以質凝滯〔六〕，根利病，資議論，不爲虛語也。方聖上睿謨神烈，聲教光被海隅，出日罔不率〔七〕。俾廣地開境，增爲郡縣，儼或申命方州，更定圖籍，則此書庶幾有取也。事有缺略，猶當刊補。其古今文章，別爲《吳門總集》云。

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，州民前許州司戶參軍朱長文上〔八〕。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臣等謹案《吳郡圖經續記》三卷，宋朱長文撰。長文，字伯原，蘇州人，官祕書省正字、樞密院編修。書成於元豐七年。上卷分封域、城邑、戶口、坊市、物產、